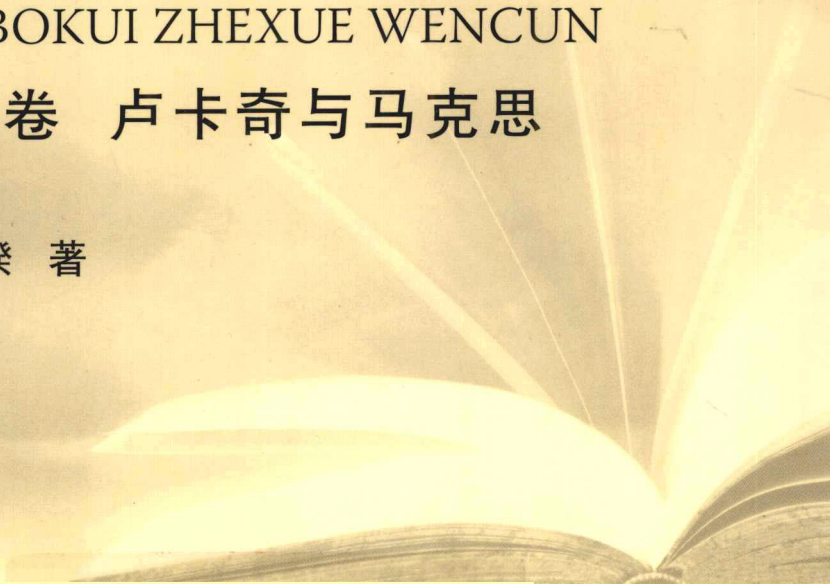


孙伯鍈哲学文存

SUNBOKUI ZHAXUE WENCUN

第二卷 卢卡奇与马克思

孙伯鍈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孙伯鍤哲学文存

SUNBOKUI ZHIXUE WENCUN

第二卷 卢卡奇与马克思

孙伯鍤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卡奇与马克思/孙伯鍈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4

(孙伯鍈哲学文存; 2)

ISBN 978-7-214-06173-7

I. ①卢… II. ①孙… III. ①卢卡奇,
G. (1885~1971)—哲学思想—研究②马克思,
K. (1818~1883)—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5
②A81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9870 号

书 名 孙伯鍈哲学文存·第二卷 卢卡奇与马克思
著 者 孙伯鍈
责任编辑 刘 焱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389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173-7
定 价 115.00元(全四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这是孙伯燊教授的一部新著。孙先生的书虽不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来审视和考察卢卡奇的,但鉴于卢卡奇早期思想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我想借孙先生此书出版之机谈谈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点看法和期待。

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已有十六七年了。从时间上看,这不能再算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冷静地去面对我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却实在不能说这是一块已被深耕过的土地。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他们将马克思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嫁接起来,建构出种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主流之外的激进主义反抗话语。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一部分论者的理论逻辑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精心解读之上的。如青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前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的理解;弗罗姆在撰写《马克思人的概念》一书时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施米特创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书的认知;而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学的重要成果。撇开他们可能被证伪的深层解读构架,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认认真真研读过西

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的文本,仅从他们显性的结论出发,我们是很难判定是非对错的。另一方面,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旗帜下的许多学者本身就是现当代西方哲学某一流派的思想大师,他们用以重释马克思的认知构架直接就是一种原创性的哲学话语。如青年卢卡奇在走向马克思之前的生命美学理论和韦伯的社会学、萨特早期的存在主义哲学、弗罗姆的精神分析学以及阿多尔诺的无调音乐理论等等。在这一点上,如果缺乏对这些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视域的深入研究,我们同样不能真正解构他们所持理论的深层框架。过去,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基本运思结构是先直接转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著述家的观点,然后再进行一种有支援参照系(主要是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否定性的宣判。这种批判性解读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明明在马克思文本的理论支援背景和方法论构架上都逊色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可我们却在说人家错了。这不能算是科学的研究。我认为,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研究视域新的深度和广度,只能有待于我们自己内功的加强。

这里,我可以用国内关于卢卡奇哲学的研究为例。卢卡奇的代表性著作,除早期几本文艺美学方面的著作和手稿(如《海伦堡美学手稿》、《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外,相当一部分都已经翻译过来了。^①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国内发表的关于卢卡奇的著述在数量上可能也最多。一般而论,作为研究对象的卢卡奇被定位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胸前的牌子上写着“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焦点通常集中在卢卡奇的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三个核心范畴上。深一层看,在相当一部分论者那里,卢卡奇被设定为一个同一对象,他的不同时期的著述被指认为一种同质性的文本,并且,总是错误的卢卡奇身后站着一位总是正确的马克思。在这样的研究视域中,卢卡奇倒成了容易解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白锡瑩、张西平、李秋零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青年黑格尔》(王玖兴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和《审美特性》(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还有《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等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和大量论文。

读的对象：总体性是跟系统的整体性相关联；物化是跟异化理论相关联；阶级意识是跟主观决定论相关联。加上他自己多次的自我批评，对错的判定一目了然。

实际上，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我想选择几个理论视点说明卢卡奇的复杂性。

第一方面，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同一学术尺度上的卢卡奇（即能够不加任何特设说明地从他的一本著作同质性地转述到另一部文献来对卢卡奇的理论进行指认），只有各个具体时期异质地“在世中”的卢卡奇。用卢卡奇自己的话来说，即“客观性在于正确的时间性”^①。这是他自传提纲的第一句警言。依我现在的看法，粗一些分，在研究对象上可以有青年卢卡奇、中年卢卡奇和老年卢卡奇；再细一点，青年卢卡奇又可界划为1918年以前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家和20年代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两个时期，其后，是30年代到60年代末的处于前苏联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中年卢卡奇，最后是70年代初思想被再一次激活起来的老年卢卡奇。有人也许会说，关于这一点卢卡奇自己的自传说得很清楚了，特别是他晚年的自传提纲。比如他声称“就我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另一件事情的继续。我想，在我的发展中没有任何非有机的成分”^②。当然，卢卡奇这一表述并非是指认他思想的同质性，也可以理解为卢卡奇不同时期思想内在的必然联系。区分卢卡奇不同时期思想理论逻辑的异质性，并不否认他思想发展的总体进程。具体地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只是青年卢卡奇的第二个时期，所以如果言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就既不能前推至根本没有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架的时期，也不能后延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时期的卢卡奇了。

说到这里，我倒想顺势提出一个问题，即卢卡奇“自述”的真与假。

① 《卢卡奇自传》，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124页。

我认为,卢卡奇自述实际上并不都直接等于他的真实思想。其中的“自我批评”尤其需要辨识,特别是他20世纪30—60年代的一些所谓自我批判,实际上是不能完全当真的。卢卡奇自己也指认,他的自我批评有“不真实的成分”^①。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中,卢卡奇首先得保证自己的生存权。他并没有否认,20年代后期顶不住由于柯尔施不承认错误而被开除党籍的压力委曲求全的事实。他坦然地说道,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我不得不为我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种游击斗争,就是说,用几条斯大林的语录等等使我的著作有可能发表”^②,并且,“策略性退却”^③。显然,对这一段历史时期中的自述体文本是需要认真甄别其“真假”的。我觉得,在这一特定时期之外的一前一后的自传,可信度自然会高一些。显然,卢卡奇写于1917年的第一份自传是非支配的产物;而最后一份自传,虽然他倒想说实话,可是经过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强制,有些东西已无法还原了。

第二方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卢卡奇,直接一些说就是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的理论语境是极其复杂的。排除成见,如果真实地面对青年卢卡奇的多重背景线索,则是一种奇特的理论逻辑混合。早年卢卡奇在学的是经济学和法学,1906年先获得的是法学博士,但他自己的“兴趣中心”却是文学和哲学,故1909年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承认,在那时“狄尔泰的影响主要在于激起对文化史联系的兴趣,席美尔的影响则在于表明了社会学方法和文化具体化的可能性。此外,麦克斯·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对我起了澄清问题和开拓思路的作用”^④。后来卢卡奇又集中研究德国哲学。开始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然后又是现代德国哲学(主要是新康德主义),最后还有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的较深影响。卢卡奇1918年加入共产党,依他自己的描述:“成长为

① 《卢卡奇自传》,第168—169页。

② 同上书,第227页。

③ 同上书,第230页。

④ 同上书,第206页。

共产党人的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发展成就。”^①所以，继他中学时期初读马克思之后，后继的青年卢卡奇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中，显性旨趣是马克思主义，但深层构架中有康德、黑格尔，又有韦伯和席美尔。从这一点去深究，我们发现当时卢卡奇的哲学理念从根本上是生命哲学的新人本主义，而支援意识中的黑格尔哲学并不是那种原初的客观唯心主义大全，而是经过人本主义化的总体性逻辑。同时我注意到，对卢卡奇影响最深的实际上是带有新康德主义色彩的韦伯，即使当韦伯成为他理论批判的主要对象之后，这一点也没有改变。所以，卢卡奇此时对马克思的理解必然是带有严重的有色棱镜的。

显而易见，此时马克思主义是与卢卡奇政治立场相关的显性话语，但他对马克思的理解从深层看还不是完全科学和透彻的。其一，我发现，在这里后来作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的一种基本倾向已经出现，即：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那种意识形态式的盲从，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也需要有一定的批判反思性。由此，卢卡奇明确反对经典著作“象对圣经那样进行学究式的解释”，而突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②，他甚至直接批评恩格斯曲解了马克思。这开了一种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当然，这并不完全是卢卡奇的原创。这里我们能看到卢森堡的影子。在第二国际以后，考茨基实际上确立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的教条性，所以伯恩斯坦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口号是：如果现实发生变化，那么理论就应该发生变化！这是“自由”马克思主义的开始。卢森堡批评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但她也在与第二国际争论，其焦点在于马克思的可错性。卢森堡构建了一些理论前提：用马克思的方法面对马克思主义。由此，她直接批评过《资本论》第三卷。这些思想都作用于卢卡奇。

^①《卢卡奇自传》，第35页。

^②《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7—48页。

其二，卢卡奇此时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依据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1902年发现，1903年在柏林由《新时代》杂志用德文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① 青年卢卡奇此时解读语境的优点是，虽然他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同样都是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著出发的，但他却没有站到经济决定论的“实证科学”式的非批判“旁观”逻辑上去，而是提升出隐匿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背后的历史哲学批判逻辑。这一点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可是，由于青年马克思的大量论著都没有发表，因此他也不可能区分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差别，从而不可能正确地说明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到科学，特别是科学的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转换，进而无法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广义与狭义的理论视域。这必然导致他对马克思的解读的历史局限性。在这一层面上，青年卢卡奇主要的证伪对象是第二国际的所谓“科学”外衣下的马克思主义，而他自以为传承的肯定对象是列宁和卢森堡。这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准确的。正确的是，在当时的确是拉布里奥拉在解读马克思的时候多少保留了一些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他直接指认过，历史唯物主义是批判的科学，《资本论》不仅仅是经济学。^② 列宁也是反对第二国际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他站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能动性和革命的批判精神。不准确的是，拉布里奥拉特别是列宁是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原则之上的，而卢卡奇则是通过多种异质性哲学话语来折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批判逻辑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多少是变形的和不科学的。

第三方面，我们再简单描述一下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基本逻辑构架。我认为，卢卡奇这本书决非仅仅是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那几个被简单化了的孤立概念，而是内在地存在着一个复杂的概

①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开头所讲的马克思的两部经济学论著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

② [意]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潏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念系统。其实,我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建构始终存在着两大向度:一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方法;二是批判资本主义,这又可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现实。^①这双重向度的缘起,在当时都是针对第二国际理解马克思和观察资本主义现实的双重“伪图像”。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正好对这两大向度进行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奠基,即一正一反的逻辑定位。从卢卡奇这本书的表层语义来看,他论说的基本规定是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辩证法,目标指向是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但从他此时的深层语境来看,卢卡奇是用“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反对康德式的韦伯(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现实、主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第二国际)。如前所述,这里的黑格尔,是经过一定曲解了的,仅仅作为隐性话语出现在卢卡奇解读的马克思中;而康德、席美尔、狄尔泰和韦伯等人的思想对卢卡奇前期的影响很大,但到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对这几者进行了批判(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其影响),因为这既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学术主流,也是当时第二国际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

再总括一些说,卢卡奇该书的核心概念明确地勾勒出两种对峙的逻辑:第一种逻辑为在肯定的语境中重释马克思,它由历史(社会)、辩证法(能动的主客体关系)、总体性(批判性的逻辑张力)、非直接性(批判性的中介方法)、阶级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的自觉革命意识)等概念构成;第二种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批判资本主义,他使用了伪科学性(构架中的“事实”与实证主义)、自然性(资产阶级特有的直接性与现成性)、物化(不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交换中出现的生产关系物化,而是物质生产本身的技术方式所导致的量化、可计算性)等概念。我们必须注意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结点,其实每一个概念即是一条重要理论线索。

例如,历史性(社会)确认与自然性的证伪相关联。在卢卡奇那里,

^① 20世纪60年代开始萌生的“后马克思”思潮,第一个向度被逐渐弱化。“后马克思”思潮的关注点是:马克思什么地方错了?

辩证法等于马克思主义。由于历史本身是在社会生存层面上发生的,因此,辩证法只能与一个向度发生关系:历史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理解当然与黑格尔有关。所以他反对恩格斯把辩证法推至自然界是必然的。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不是科学的方法和逻辑,不是辩证的规律和范畴,而是批判现实的武器,是革命的、(对主客体关系的)批判的学说。卢卡奇对马克思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研究,旨在批评第二国际(康德以来的实证主义的思路),历史在他那里是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但卢卡奇肯定没有达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建构出的理论深度。卢卡奇从总体性立场出发反对市场经济中的孤立的原子,反对经济运动的自发性,强调自觉的主体性的总体性。由此他也反对主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强调内在的总体性,即作为本体存在的总体性。也由于总体性等于社会(类)意义上的主体客体的绝对统一性,所以现实的一切不过是总体的因素,任何社会历史现象只有与整体相联系才有意义。因此,卢卡奇指认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历史性暂时性的东西。总体性这一规定集中反映出黑格尔(经过马克思)对卢卡奇哲学话语的深层控制与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认真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并非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在经历十多年资料性评述研究以后,中国人对某些最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是到了一个不得不深化一步的时候了。这首先需要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态度、认真踏实的文献学工作以及能够高屋建瓴地驾驭当代西方哲学文化的新型深度模式。这部学术专著,可以说从一个方面代表了这种深度研究的原创性开拓。孙先生是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名专家,他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深度解读的深厚功底,又有对当代西方哲学文化的广泛了解。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一定会有助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张一兵

1999年5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序(张一兵) 1

第一章 物化和异化 1

- 一、卢卡奇关于物化问题的基本思想 1
- 二、马克思的物化和异化理论 5
- 三、关于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 19

第二章 自在之物与历史客体 24

- 一、自在之物和二律背反 24
- 二、辩证法与历史 36
- 三、社会与自然 47

第三章 总体性与辩证法 57

- 一、问题的提出 57
- 二、总体性思维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趋势 62
- 三、辩证法的总体性是正确的认识方法 66
- 四、卢卡奇总体性观点的基本思路和哲学倾向 70
- 五、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 74

第四章 理论与实践:历史前提与人本主义基调 83

- 一、理论和实践范畴的界定 83
- 二、“反映论”使思维与存在的二重化在理论上具体化了 89
- 三、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历史前提和方法论原则 94
- 四、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黑格尔式的思辨与人本主义基调 99

第五章 历史中的主体性问题 110

- 一、历史的主体及其范畴 110
- 二、卢卡奇对康德、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评 121
- 三、卢卡奇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观点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 132

第六章 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一般前提和方法 146

- 一、写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缘由 146
- 二、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概念 155
- 三、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和方法 166
- 四、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的哲学基本问题 176

第七章 劳动模式论 190

- 一、作为目的论设定的劳动 190
- 二、作为社会实践模式的劳动 196
- 三、在劳动中形成的主客体关系 202
- 四、对卢卡奇劳动本体论的哲学分析 204
- 五、劳动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 219
- 六、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 223
- 七、劳动中的选择与规定 227

第八章 社会性与“合类性” 233

- 一、劳动的“合类性” 233
- 二、社会化与“合类性” 243
- 三、个性与“合类性” 253

四、类与社会:马克思的概念转换	260
五、类与社会:方法论的对立	266
第九章 异化问题: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到《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275
一、卢卡奇前期异化理论之特点	275
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的思想转换	277
三、后期卢卡奇异化理论的一般特征	284
第十章 异化问题: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异化	293
一、异化表现的二重性:经济异化与观念异化	293
二、日常生活:宗教异化的本体论根据	300
三、存在与应该:意识形态的两种作用方式	306
四、异化和对异化的抗争(上):自在合类性和自为合类性	312
五、异化和对异化的抗争(下):局部性的个人和完整个性的个人	319
六、异化的当代形式:对日常生活的普遍控制	327
七、卢卡奇与马克思异化观的异同	331
第十一章 存在与价值	338
一、价值哲学:从康德、马克思到卢卡奇	338
二、价值系统与价值评估	353
参考文献	369
后记	371

第一章 物化和异化

一、卢卡奇关于物化问题的基本思想

物化和物化意识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一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二是与之相适应的物化意识。从卢卡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基本思想有以下几点：

(1) 物化和物化意识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是历史现象，不是自然现象。

(2) 他认为物化和异化是一回事，物化即异化，没有把物化和异化区别开来加以研究。这一点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认为物化有两种：一种是指劳动的对象化，另一种是指异化。异化是指生产者的劳动在社会规定性上的物化，亦即社会关系的物化，而对象化则是指劳动在其自然规定上的物化。

(3) 卢卡奇认为，物化、异化的结果造成了一个存在于人之外的第二自然。这个自然以其和人相异化、相外在的自然规律的形式来支配和主宰人的活动。第一自然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是存在于人之外的，卢卡奇没有加以否认。正因为它是存在于人之外的，所以它的

规律对人来说是异在的,既不是人们自己所创造的,也不为人们的活动所改变。所以人只能以直观的方式去把握它的规律,却不能达到一种超越自然规律的自由。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就其是人的创造活动的产物这一点来说,它本质上具有人的行为特征。可是在商品生产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存在作为社会活动的结果,却失去了人的行为特征,变成了一种不是由人的活动所控制,反而支配和主宰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的第二自然。从这一点来说,人的社会活动的结果就变成了类似于第一自然那样的第二自然,也以其独立于人的自然规律来支配人们、主宰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只能像对待第一自然那样以直观的、抽象反思的方式来面对这些规律。而以这种抽象、直观的即形式理性主义的认识方式所把握的规律,最多只能给人们提供可以利用的机遇,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行为方式,而不能达到和保障真正的自由。

(4) 异化导致了社会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首先是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的对立。一方面是作为自然规律而与人相异在的客观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是和这种存在相对立的主体意识。从本来的意义上说,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作为活动的产物,它应当是主体活动的一个因素、一个层面。现在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5) 由于异化而产生的社会历史中的二元对立,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就表现为自在之物和二律背反。意识中的二律背反表现为思维形式和概念内容的完全脱节,表现为自在之物的非理性和不可克服性,表现为人们对总体性把握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和割裂。所以在卢卡奇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在哲学上便是自在之物的问题。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恰好是这个社会的不可克服的物化和异化状态的真实写照。康德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在认识论上重视数学和数学化的自然科学,以为认识的本质就在于使对象符合构成这类精密科学之基础的直观形式和先验范畴。所有这些认识的结果在知识宝库中都表现为抽象的、形式理性主义的东西,理性变成了一堆脱离内

容的抽象形式和公式。能够融入这种抽象的理性容器的就是可知的,不能融入理性之中的就是不可知的、非理性的内容,即自在之物。这样一来,能够被认识的就只是对象的形式。形式主义的、抽象反思的认识方法造成了内容与形式的脱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主要就表现为这种数学化的形式主义:把客体 and 对象变成形式上可以计算、可以预见、可以推论的东西,经济学、社会学以至法学等等都在广泛地运用数学和计算技术。在这些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领域中,人们只要要求数学和形式推理的合理化,把一切都变成可以统计的对象。这就出现了卢卡奇在本书中借用韦伯的研究成果来描述的那种情况,甚至人也被当成了被计算的对象。

(6) 因此,卢卡奇认为必须突出实践的观点。卢卡奇提出实践的观点首先是同抽象反思的观点相对立的,因为抽象反思只涉及对象的形式。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差别就在于单纯的理论只涉及对象的形式方面,它是抽象反思的规定,把对象只当做可以从经验上加以直观的异己的存在物。社会生活不同于自然过程,它必然既能从形式方面又能从内容方面加以把握,而这样的把握方式只能是实践。因此,在卢卡奇看来,实践的把握高于理论的认识,认识论首先必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因为这个实践不仅创造了历史,而且改变着历史。

(7) 与此相联系,卢卡奇进一步认为,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是认识社会历史的唯一正确的原则。总体性原则一方面是把人们的活动、行为看作是一种总体性的实践,是作为总体的主体性即阶级的实践,而不是单独的个人实践。而作为这种实践结果的社会存在也是一个总体性的存在。卢卡奇提出辩证的总体性原则,把它作为把握社会生活的一个方法论原则,这是有创见的。因为只有立足于这种辩证的总体性原则,才能把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和有机构成的整体去认识,去把握。由此获得的理论,作为一种创造和变革历史的行动着的人们的主体意识,才能和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为实践。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卢卡奇把改造社会历史的阶级实践和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区别开来。所以,他